

亲爱的爸爸

潘楚珩

三年前的十月十九日，我的爸爸车祸去世了。当时我十四岁。

有爸爸的日子真好。我还记得他在我小的时候带我去堆雪人，在我过生日的那天从外地赶回来带我去吃生日大餐。只可惜，现在翻翻相册竟然发现我们的合影寥寥无几。忙着享受当下的我们竟然忘记了记录这些美好时光，俗话说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和爸爸会有将近无限的时间去一起看电影、吃火锅、周游世界。谁不是这样呢？

我的爸爸潘高峰 1989年从黄冈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 Lehigh 大学读了博士。他很有才华，我小时候和他一人一段写小说，还给我刻印章，我都很小心地保留着。但是除此以外，我对他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年龄凝固在了四十九岁，而我还在不断地向前走；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曾经频繁出现在梦里的爸爸的声音和面孔，如今也渐渐消逝。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也要成年了。之后，我们两个的交集恐怕只会更少。于是，我写下了《亲爱的爸爸》。这本书和我之前出版的书相似，也是一本绘本。我考虑再三，把主角画成了一个鹅蛋——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种族。这样，我相信不论是哪位失去了爸爸的读者都能感同身受。



故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沉重。这是主角写给爸爸的一封信，里面提及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和小鹅蛋对未来的憧憬。爸爸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思想，习惯，对亲人的爱在小鹅蛋这里得到了延续，这也是他生命的一种形式的延伸。在我读过的给小朋友们看的书中，关于失去亲人的话题并不多，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忌讳。三年过去了，我也接受了事实，在没有爸爸的支持情况下，找到了面对困难的勇气。《亲爱的爸爸》除了缅怀我自己的爸爸之外，而更是为了各位有爸爸、失去爸爸和已经当上爸爸的人写的一本书。希望你们能珍惜当下，



爱护家人，另外也希望正处在人生低谷的朋友们能够想办法振作，勇敢面对生活。

爸爸很爱跑步。以前他经常会在周末的大清早出去，一跑就是几十公里。有的时候他跑不动了还会在马路旁边哆哆嗦嗦地给妈妈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开车来接一下。所以妈妈总是笑他不仅不干活，还要帮倒忙。

我也经常吵着要跟爸爸一起去，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都跑不成，我也经常闷闷不乐。他说：“还不是因为你早上总是赖着不起床。”

仔细想想好像的确是这样。

后来爸爸在无奈之下改成了傍晚跑步，到那个时候我一般也睡醒了。我们两个跑过南京的城墙，玄武湖，跑过无锡的蠡湖公园，长广溪，还跑过黄冈长江边上的江堤。回黄冈过年时，我们经常去旁边的小树林，顺便也能看个日落。只不过有一次我们路过了一群土狗，它们看见两个人跑过去就不明所以地追了上来。

爸爸只在家里待了几天，就又要回国工作了。在他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坐在床上，他站在旁边。他说，明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赶飞机了，但是再过两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会过来看我，而且可以一起去加州玩。第二天早上我照常睡过了头，起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走了。

过了两周，妈妈突然给我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那天是个星期一，天空灰灰的。爸爸的朋友带着我去了机场，过了安检，上了飞机。我带了个本子在飞机上涂鸦，过了一小会儿画了一匹马。他看着本子说：“你爸爸以前也爱画这些。”

画累了我就靠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路上的车辆像小蚂蚁一样慢慢地爬；里面坐着的人都是谁？他们要去哪里呢？

当时我不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我和他约定的两个月倒计时的生日计划，也永远不能实现了。

葬礼结束以后我回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前进和学业上的压力，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正轨上。我的成绩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全A，我也像以前一样每天出去跑步。曾经我们约定到我18岁的时候一起去跑个半马，现在我只能一个人实现了。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总是上气不接下气，爸爸就教我把呼吸放得均匀，步伐也要符合节拍。一步一步地来，就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我最熟悉的两个脚步声只剩下了一个，我也依旧遵循着他的教导。生活总有不易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来就好了。

在爸爸去世三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送给他，题名《亲爱的爸爸》(Dear Dad)。我也仔细地给这本书配上了插画，把我们以前在小树林里跑步的情景全都画了进去。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不仅送给我的爸爸，也献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孩子、和失去爸爸的人。如果您的爸爸已经不在的话，在看完之后请写一封信给他吧。他会收到的。

再后来呢？

有一天，我无意中翻到了我和爸爸的微信聊天记录。他的最后几条消息是2019年的十月十九号发的：

又去跑步了吧。

跑了多远？到家的时候跟我说一下。

我说：也就五公里吧。

消息发出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最爱我的爸爸过了三年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爸爸有很多爱好，也很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在南京上初二的时候，突发奇想要在卧室里画壁画。于是爸爸带着我跑到新街口的美术店，挑来挑去选中了一大罐黄颜料。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黄色，刚好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去看的日落也都是金黄金黄的。我们一边在路上走着，他就一边在盘算：如果我每个月在画画上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三四幅画，多练习练习就能卖出个



好价钱，就可以带着他全球旅游，就可以……

我看爸爸可比我激动多了。我劝他不要过早打如意算盘。

回家以后我在墙上画了这样一幅壁画：稻草人是照着《哈尔的移动城堡》里的角色画的，这个稻草人和我差不多高。龙猫最后画完以后忘记拍照了，只在中间照过一次半成品。

爸爸看到以后直夸我画得真好，就是在床头的那片黄草有点像坟头草。像不像我倒是不太清楚，反正我睡得很香。

其实以上的有趣情景是少数。爸爸工作很忙，经常需要出差，有的时候我一个月也只能见到他几次。除了开玩笑以外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我也常常窝在房间里写作业。所以回想起来，我们之间这样的交流并不多。翻翻相册，在一起拍过的照片也是寥寥无几。我和爸爸都不是很喜欢拍照。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我和爸爸仅剩的美好回忆就显得尤其鲜明。

爸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带我去爬山，在刮着大风的山顶上买糖葫芦给我吃。他跟我说多运动会让人体内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心情会变好。

爸爸带我去换牙套。他刚刚跟牙医手拍胸脯地保证说一定让我注意爱护牙套，出门右拐就带我去吃了披萨和鸡翅，吃完了以后还即兴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两个人嘻嘻哈哈地回到家以后才发现出门之前做的糖醋排骨忘了关火，排骨和锅都已经烧成焦炭。亏得我俩上楼的时候还吸着鼻子问：“这是谁家的饭糊了？”

有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去小树林里跑步，同时给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剥橘子。

有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楼下，皱着眉头抽烟。

我小时候说话早，爸爸没事就教我背诗。他教我背的第一首词是他最喜欢的《菩萨蛮》，我现在还记得：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两岁的我居然理解了这首词的意思，背给他听：“玉阶空伫立，小鸟要回家。”可把爸爸笑翻了，立刻给妈妈打电话，过后他俩人还念叨了好多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爸爸的归程竟然是这样早。

上一次见到爸爸还是三年前。以前打开家门映入眼帘的都是那个熟悉的背影，而这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在一个陌生的殡仪馆。在我的记忆中，爸爸的身影总是高大而坚不可摧的。躺在那里的爸爸却显得奇怪地瘦小。

去墓地时所有人都很安静。表哥将大把的纸钱撒向天空，黄纸在冷风中飘了一地。在墓地封石板的工人看了我一眼，偷偷地问我：“姑娘多大岁数？”

我说，十四岁。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真可惜。”

是啊，太可惜了。爸爸有那么多爱好和梦想，却在的一瞬间全部被斩断，这是人间最大的遗憾。

墓地的工人说，爸爸去世的时候太年轻，现在还不能立碑。到等三年以后才可以。妈妈说，三年后我就十八岁了，墓碑上

要刻的字我自己决定怎样写。我走在墓地里看见了很多其它的墓碑，上面刻的大都是一些“福荫子孙”、“怀念”、“哀思”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些话并不能表达我想说的，也不能记下我们的美好回忆。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如今我就要满十八岁了，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思前想后我写下了《亲爱的爸爸》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但是表达了我的一份心意。我的爸爸教给我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要过得开心。我尽力做到。希望他能够放心，我也希望所有的爸爸们都能珍惜和孩子们一起的宝贵时光。

在书里，小圆在搬家时找到了爸爸藏起来的信和生日礼物；在我的生活中是另外的故事。我在南外上初二的时候，学校搞了一次“青春仪式”，让家长给孩子们写一封信。我妈妈认真地用学校发的加厚信纸写了3页，叠好放进了信封。爸爸用普通复印纸写了一页，也放进了信封。但是这张纸太薄了，我当时拿出来时并没有看到，以为妈妈的信就是全部了。爸爸去世以后，妈妈问我是否还记得这封信，我说没见过。还好妈妈那里还有一张照片。爸爸的信最后说：“I am grateful for all the happiness you brought to me. The only thing I am asking for you is your own happiness.”我感谢南外这次青春仪式，让爸爸给我留下了这一封信。他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我就把这封信当做他的遗言了。我会尽力去寻找 my own happiness。

另外一个故事里提到的地方，是生日礼物的印章。我爸爸给我刻了一方印，我猜他是为了我的生日刻的，个头还挺大，但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我只是在他去世后偶然发现了照片。这方印现在在什么地方还是未知，我以后还要再仔细去找。在书里，我把这方印画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也算是书中的一个彩蛋吧。

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后一段故事了。有一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了生死的定义：一个人最终的死亡，就是在人间没有人再想起他。虽然我和爸爸的故事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我希望它能够通过《亲爱的爸爸》延续下去，让大家更加珍惜自己和爸爸的美好回忆，并且多给爸爸写写信、多拍几张照片。

